安徽人的生活指南

市場星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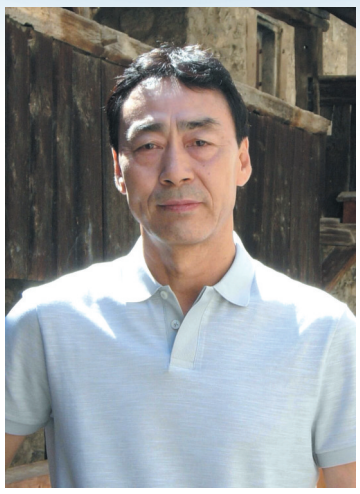
2025.9.27
星期六 乙巳年八月初六
今日4版 第8898期

A·P·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国内统一刊号CN34-0062
邮发代号25-50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阅读周刊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读者的呼唤引领作家写作“出圈”



常新港，儿童文学作家

记者：您成长中深受父亲的影响，听您谈和父亲的关系，感觉是融洽和睦的。比如父亲让读什么，写什么，您都会照办。您小时候对父母的意见一直是顺从的？没有过叛逆？

常新港：问到我的父亲，就先说父亲。一个男孩子的成长，受父亲的影响巨大。父亲在十八岁就离开伏牛山老家，闯世界了。他勤奋，能吃苦，承受力强。当兵，转业北大荒开垦土地，遭遇不公平境遇，他都熬过来了。他当过中学老师，又在大学里担任写作教授。一个男人该经受的磨难，他差不多都品尝过了。他对生活重压的承受力，深深影响到我。对于文化的珍惜，成为父亲一生的执念。从我1966年上一年级，到1976年高中毕业，那十年，父亲对我的文化教育，从未放下。父亲的书全都在“文革”开始的第一个冬天被抄走了。书荒，是全国性的，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家庭遭遇。父亲的心情再郁闷，身体再疲惫，都会问我：“最近看了什么书？”

其实，我是最不听大人话的。我是被大人看作“坏孩子”的那类人，而弟弟是典型的好孩子。“坏孩子”的名声不是白白得来的，我做过很多让父亲失望的事，但没有踏破父亲的底线，他都包容了。唯独在看书这件事上，我对书痴迷的程度，让父亲放心。

记者：事实证明父亲的指导，您是终生受益。那么您对女儿有没有类似的阅读指导？看到您曾在访谈中提到，从不过问女儿的学习，但是笑予感恩您的陪伴。并且，现在她也成为作家，是不是与父母的培养分不开？

常新港：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教育，是复杂的。家庭有异，大人的性格有异。不能说指导，只能说影响。记得小时候，在北大荒农场的冬天，一家人都挤在大炕上，停电了。我和弟妹就在黑暗中央求父亲讲故事。父亲很会讲，故事有情节，人物有性格，叙述还有悬念。连讲三个，我们还不睡。父亲累了，就说：“你们信不信？我咳嗽一声，电就来了！电来了，都睡觉！”我们等着，父亲突然咳嗽了一声，灯果然亮了。我觉得会讲故事的人，很神奇。我女儿三岁时，去医院打点滴，过程很难熬，我就给她讲故事，一连讲了六七个故事，讲得我口干舌燥，她还等着我讲。现成的故事讲完了，我就开始胡编了。她听完，说：“爸爸胡编！”

绘声绘色地讲故事，是写作的雏形吧？我和笑予妈妈，都喜欢笑予很小的时候，给我们讲一些天真又意料之外的故事。

记者：您少年时读到俄罗斯作家费定写的《城与年》，连续读了十遍，是无书可读的背景下无奈的选择，还是真的喜欢？

常新港：无书可读的岁月，我是想读每一本到手的书。读过一遍之后，里面陌生的人名和陌生的城市，带给我陌生的冲击。当没有书时，拿起它，再读一遍。每读一遍，都会加深和重新认识书中的城市和每一个出现的人物。因为读多了，书中的细节，就刻在了记忆中。当回顾自己的阅读经历时，我想说，真的很喜欢这本书。

记者：您在1981年起开始发表作品，是否也经历过退稿？

常新港：上世纪80年代的写作者中，没经历过退稿的几乎没有。见到杂志社的信件，一看挺厚的，就知道是退稿。那时候，多希望杂志社寄来的，是一封薄薄的信啊！在一页纸的信中，会有短短的几行字：常新港，你的小说稿，三审已通过，定于某月某期刊发！这样的信，对于年轻的作者来说，是惊喜的礼物，远远胜过新鞋新衣服和压岁钱。

记者：自上世纪80年代涉足儿童文学，您出版了百余部作品，其中有大量反映现实的生活作品。但是后来您也写了大量的幻想小说，比如《一只狗和他的城市》等。回顾四十余年的创作，您觉得经历了怎样的变化？

常新港：作家都在写作中成长。写作的变化，是个从无意识到理性的过程。早些时候的长篇小说《青春的荒草地》《亦德的冬天》《烟囱下的孩子》等，都跟自己的经历相关，就像是在人生的操场上跑圈，绕着跑，不会轻易出圈。当写了幻想小说《陈土的六根头发》《一只狗和他的城市》《土鸡的冒险》之后，才意识到自己可以跑出操场，去野外长跑了。四十多年的写作，我会在现实题材、幻想小说、动物小说的写作中奔跑。几种小说的创作，都会有它的读者。

从另一个意义上说，是读者的呼唤，引领我出圈的。尤其是儿童文学的小读者，他们想象的世界之大，是我们拿着望远镜也看不全的。

记者：您最喜欢的儿童文学作品是什么？能简单谈谈原因吗？

常新港：写作四十年，读书四十年。喜欢的书很多，比方说，喜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德国作家的作品，他们的作品反思和批判精神极强。又喜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日本女作家的作品，她们细腻敏感的天性，让她们的作品同样细腻和敏感，令人阅读后有种夏天落雪的快感。我也特别关注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作家作品，我想知道年轻的作家，在写什么，怎么写，为什么要这样写。

我想说的一部作品是法国作家儒勒·瓦莱斯的小说《孩子》。我记得三十年前第一次读到它时，是因为作品中语言和人物的鲜活性，它激发了我生活的内存，让我第一次有了写作长篇小说的冲动。在大学读书的第一个寒假，我缩在一间烧炉子的房间里，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青春的荒草地》。我和《孩子》中的主人公，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城市，看眼前的世界。

记者：您有什么枕边书吗？

常新港：许多的国内国外的人物传记，都会成为我的枕边书。比方说伊藤诗织的《黑箱：日本之耻》、黄永玉的《比我老的老头》、伊利亚·爱伦堡的《人·岁月·生活》等等。我睡前的夜晚，都是这些书陪我入睡的。看传记，让我能看清历史和现实。

记者：经常重温的书有哪些？为什么选择这些书？可否简单谈谈？

常新港：经常重温的书也很多。卡尔维诺的小说，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的小说，杰克·凯鲁亚克的小说等等。读这些小说，真的是常读常新。在读的时候，我会问自己：我会这样写吗？我能写出来吗？

在阅读的时候，一个阅读者就像是一块需要水，需要阳光的田地，这些阅读到的作品，就像水一样，把你干涸和渴求的心田，填补得满满的，让自己长出新枝。

记者：您为自己的学生、为自己的小孩推荐书目吗？最希望他们读的作品有哪些？

常新港：在我的阅读成长中，有人会给我推荐书目，也会寻找一些书单。问题是，有时，别人推荐给我的书，我并不喜欢。所以，我也很少给别人推荐书。真正喜欢的书，只有自己知道。如果说希望孩子们读到什么样的作品，我想说：真诚、客观、美好的书。

记者：如果有机会去无人岛，您会带哪三本书？

常新港：有机会去无人岛？多久啊？如果是三天，只带一本薄薄的书就可以了。三天，大部分的时间要在岛上走一走，看看新鲜的东西。没时间看书。如果是三个月，一年，或是余生，我最想带的第一本书是《新华字典》。如果时间再长些，我还是想带《新华字典》，把里面的字，串成有根的故事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我怕忘了汉字，丢掉母语。

记者：如果有机会组织聚会，您会邀请哪几位人物？

常新港：如果有机会，可以理解为假如有机会。如果能邀请现在和故去的人一同共享人间美味，我想把故去的父亲和母亲都请回来，他们是我最重要的人。有很多美味，一生勤俭的父母都没有品尝过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我的女儿笑予，从没见过奶奶。在她一岁的时候，奶奶病重，在北京病逝。我想对父亲和母亲说：“你们的孙女，也热爱写作！”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



编辑 江亚萍 版式 阮进 校对 刘军